1+4

成淹
盧桃符
董紹
鹿念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燊之
六世孫祖昇家於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
劉義隆為撫軍府中兵參軍早卒淹好文學有
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劉彧以為員



范紹
劉道斌
馮元興
張熠

外郎假龍驤將軍領軍主令援東陽歷城皇興
中降慕容白曜赴關授兼著作郎時顯祖於仲
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
上接輿繹遊論顯祖賢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
諸人不如成淹論通繹人意乃勑停行太和中
文明太后崩詔淹與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
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言奉
朝命不[illegible]改易[illegible]者數四執志不移

尚書李沖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
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
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
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
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議出何典
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既久南
北皆須準望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
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
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

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虔行弔之時齊之君臣
皆已鳴玉盈庭貂曜日百寮內外朱服煥然
虔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閒衣
冠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
侔於有虞夔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
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
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
爲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白非孝者宣尼有成
責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唯齎

袴褶比既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縗衣幘以申
命今爲魏朝所逼遣還貢指授還南之日必得
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析中還南之日
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
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筆狐自當直筆既而
高祖遣李沖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
沖曰我所用得人仍勑送衣幘給昭明等賜淹
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侍
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匹十六年蕭賾遣其

散騎常侍庾華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朝
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雲物高祖
勑淹引華等館南矚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
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絶好
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爲王者
不拘小節中原有敖工採者獲多豈眷眷守尾
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荷恩積世當應便
爾欺奪宗慶庾華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
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捻目曰卿何爲不作于禁
而作魯肅淹言我捻危劾順欲追蹤陳韓何干
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官
江表詔觀是非乃造肅與語還奏言實時議紛
紜猶謂未審高祖曰明日引入我與語自當知
之及鑒輿行幸肅多扈從勑淹將引若有古跡
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
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言昔武王
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
肅知淹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閒何必

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
徐州聞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
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
致辭溺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悅謂彭城王勰
曰淹此段足爲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高祖
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覆
卿試重叙之肅言臣前朝歌爲淹所困不謂此
事仰聞聽覽臣爾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
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



困肅言淹才詞便爲難有聖朝宜應叙進高祖
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
正可顯臣之美高祖曰卿既爲人所屈欲求屈
已之名復於卿太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
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乃賜
淹龍廐上馬一匹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
者僕射時遷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粉給事力
送至洛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行次靈丘屬
蕭鸞遣使勑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

見高祖竚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
陛下俯應人神按劒江涘然敵不可小蜂蠆有
毒而況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此前
車之轍得不慎乎淹曰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
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
我命耳卿不得爲干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
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高祖
優而容之詔賜絹百匹高祖幸徐州勑淹與閻
龍駒等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碻



磝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
勑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
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浚人皆難涉
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
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勑賜驊騮馬一匹衣冠
一襲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宮
殿初構經始移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
漸苦於厲涉淹遂啓求勑都水造浮航高祖賞
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朝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

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
勰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歸國之誠兼歷官著
稱宜加優陟高祖雖崩詔猶在耳乃相聞選曹
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
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
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
食不充遂啓乞外禄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
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謚曰
定

子霽字景鸞亦學涉好爲文詠但詞彩不倫率
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閒起知
音之士共所嗤笑閭巷淺識頌諷成羣乃至大
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卒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少而聰敏年十二父
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
父卒曰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暮宜
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義生頗
涉經史十六年高祖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録

事令掌奏文集高祖善之又爲侍中李沖黃門
崔光所知出內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謂近臣
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幹遷彊弩將軍積弩將
軍公車令加給事中遷羽林監揚州刺史任城
王澄請征鍾離勑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
俱進但粮仗軍資須朝廷遣紹曰計十万之
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頃秋以向末方欲徵召
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粮何以剋敵願王

善思爲社稷
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尋除長
兼奉車都尉轉右都水使者錄事如故丁母憂
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除寧遠將軍郢州龍驤
府長史帶義陽太守其年冬使還都值朝廷有
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緣
淮戍兵合五万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爲西
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
歲大獲又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

鍾離形勢英固言必剋紹觀其城隍防守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敗詔以徐豫二境民稀地曠令紹量度處所更立一州紹以譙城形要之所置州爲便遂立南兗入爲主衣都統加中堅將軍轉前軍將軍追賞營田之勤拜游擊將軍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都統如故轉長兼太府卿紹量功節用甄煩就簡凡有賜給千匹以上皆別覆奏然後出之靈太后嘉其用心勑紹每月入見諸有益國利民之事皆令面陳以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清慎守法頗得民和值山胡來寇不能擊以此損其聲望復入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官職景明中羽林監領主書肅宗之降也桃符受詔迎接歷奉車都尉長水校尉游擊將軍正始中除征虜將軍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世宗謂之曰揚子雲爲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

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世宗
頻詔桃符爲使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既老
耄而諸子非理處物世宗後欲代之恐其背叛
拜桃符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後軍將軍李世
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邊民爲
民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年五十贈後將軍
洛州刺史

子景均殿中侍御史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勝之後也
幼而好學有器幹及長膂力過人便弓馬頗涉
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高祖所知從
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高祖謂黃門侍
郎邢巒曰道斌是殷之驊便異儕流矣世宗即
位遷謁者僕射轉步兵校尉廣武將軍領中書
舍人出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逆亂之
後加以連年災儉道斌頻爲表請蠲其租賦百
姓賴之罷郡還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又以本將
軍出爲恒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

稱正光四年卒於州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改
贈濟州諡曰康道斌在恒農脩立學館建孔子
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故追思之乃復畫
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
子士長武定中碭郡太守卒

董紹字興遠新蔡鯀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
起家四門博士歷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
將軍兼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爲世宗所賞豫州
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至上蔡爲賊
所襲囚送江東仍被鏁禁肅衍領軍將軍元徽
珍鄧與紹言便相器重衍聞之遣使勞紹云忠
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母
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代貢實若更生衍又遣主
書霍靈超謂紹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
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民乃兩國之
事既蒙命及輒當聞奏本朝衍賜紹衣物引入
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
塗炭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此亦有書都

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送卿
至國遲有嘉問又令譚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
不令者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
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
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
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衍將齊苟兒等
十人欲以換紹事在司馬悅傳及紹還世宗愍
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說朝廷
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
得民情蕭衍將軍曹義宗王玄真等寇荊州據
順陽馬圈裴衍王罷討之既復順陽進圍馬圈
城堅裴王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
果失利順陽復為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啓求解
州詔不許蕭寶夤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
云臣當出瞻巴三千壯敢蜀子肅宗謂黃門徐

紇曰此巴眞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勑紹速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拒竇憲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户永安中代還於是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爲山南行臺頗有清稱前廢帝以元叉代之紹至長安時尒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紹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嶽複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嶽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黄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後爲宇文黑獺所殺

子敏永安中爲太尉西閤祭酒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其世父僧集官至東清河西平原二郡太守贈濟州刺史元興少有操尚隨僧集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學通禮傳頗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

教授常數百人領袞孝廉對策高第又舉秀才
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於顯召爲
檢校御史尋轉殿中除奉朝請三使高麗江陽
王繼爲司徒元興爲記室參軍遂爲元义所知
又秉朝政引元興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
仍御史元興居其腹心預聞時事卑身剋己人
無限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曾
無吝色時人歎尚之及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
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書肅宗杜氏春秋

於式乾殿元興常爲摘句儒者榮之及又欲解
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又曰
卿謂五品欲反也元興不敢言因勸之又既賜死
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
池無根緑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丞相
高陽王雍召爲兼屬未幾去任還鄉僕射元羅
爲東道大使以元興爲本郡太守尋徵赴闕以
母憂還家頻值鄉亂數爲監軍元興多所賞罰
鄉黨頗以此憾焉上黨王天穆之討邢杲引爲

大將軍從事中郎元顯入洛復爲平北將軍光
祿大夫領中書舍人莊帝還宮天穆以爲大宰
諮議參軍加征虜將軍普泰初安東將軍光祿
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征東將軍
齊州刺史文集百餘篇元興世寒因元叉之勢
言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高
祖時有譙郡曹道頗涉經史有幹用舉孝廉
太和中東宮主書門下録事景明中尚書都
令史領主書後轉中書令史行使每稱旨出
除東郡太守卒贈儀同三司又有北海曹昇亦
以學識清立見知歷治書侍御史永安中黃
門郎散騎常侍出帝世國子祭酒不營家產至
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歎之又齊郡曹昂有學識
舉秀才永安中太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常徒步
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共
矯詐
鹿念字永喜濟陰人父生在良吏傳念好兵書
陰陽釋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爲館客甞詣

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夫梁夜睡從者上岸竊采
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從
者以告念大忿即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
丈置禾束下而返初為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
恒勤以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万丈峙
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藹中華又曰援
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終管韻未成莫使弦響
絕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諷焉母憂
去職服闋仍辛任子直出鎮梁州念隨之州州
有兵糗和糴和糴者雜不潤屋念獨不取子直
彊之終不從命莊帝為御史中尉參兼殿中侍
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
徐州綜密信通彧云欲歸款綜特為蕭衍愛子
衆議咸謂不然彧募人入報驗其虛實念遂請
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
人命也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
胡龍牙並擁彊兵內外嚴固念遂單馬間出徑
趣彭城未至之間為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

來狀念荅曰兵交使在自普通言我為臨淮王
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遂先遣人白龍牙等綜既
有誠心聞念被執語景雋等曰我每疑元略親
欲叛城將驗其虛實且遣左右為元略使入魏
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
一深室詭為患狀呼使户外令人傳語時略始
被衍追還綜又遣腹心梁話迎念密語意狀令
善酬荅引念入城詣龍牙所時日已暮龍牙列
仗舉火引念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
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親從夜此城容可得平
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之在天非人所
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雋住所停念在外
門久而未入時夜已長宿又充使良有所
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
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為
不歸梁國我今君富貴念荅曰君徒知其一未
知其二法僧者苟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

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不也遄而剋之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及盡引入見景儁景儁曰元中山雖曰相喚不懼而來何也荅曰昔楚伐吳吳遣歷由勞師今者此行略同於彼又曰遊歷多年與卿先經相識仍叙由緣景儁問便記引念同坐謂念曰卿不為刺客也荅曰今者為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為設飯食雜果念讀飲多食向數人（校勘記：數人疑當作二人）相向良久乃

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內指床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念曰中山有教與君相聞念遂起立使人謂念曰君但坐念曰吾國王子皆有坐聽教命使人曰頻首君我昔有以向南見遣相喚欲聞鄉事晚來惠動不復相見念曰旦奉音旨冒險祇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士范昂助景儁司馬楊暹等競鬪北朝士馬多少念云秦隴既平三方靜晏今有高車白眼羌蜀五十乃齊王闓字陳留崔延伯李叔

仁等分爲三道徑趣江西安樂王鑒李神領冀
相濟濟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琅邪南出諸人相
謂曰詎非華敵也念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曰
晏令還景儁送念上戲馬臺北望城壘曰何此
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回
師改計念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以人何
論險害還軍於路與卿父子誓盟契約既固未旬
綜果降詔曰曰者法僧父子頑固自天長惡不
悛緣構城小叛職此亂常緣便討宋名潘飛爲賊
有雒宗臣名將揮戈於泗濱虎士雄卒竦劒於
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易登廣浚深隍實爲難
踐是用日昃忘食中宵慣慨者也而行都督豫
章王諮綜體運幾欲歸有道潛遣密信送款
於都督臨淮王平時事同衣光能不按劒殿中
待御史監軍鹿念不憚虎口視險若夷便能占
募入驗虛實孤言盟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
我兵甲亦是念之力焉若不酬以榮祿何以勸
厲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員

外散騎常侍俄出爲青州彭城王勰府長兼司
馬尋解長兼廣川人劉鈞東清河人房謨及勰
遺念監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有所捷將統皆
勰左右擅增首級妄請賞帛念固執不與勰弗
從念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爲王爲國豈念家
事不辭而出勰追而謝焉竊動者放言嘆歎
加秘掌一念聞而笑之不以介意先是普爾衍遣將
乞寧二萬圍逼東邪自春及秋官軍
壹無勝負辭窮衆七百餘人
不至而兩青士馬裁可萬餘師次鄖城又而未
進勰乃遣念南至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
立盖勒諸將徑進賊壘大破之斬碧首俘馘二
千餘級肅宗嘉之國書勞問永安中入爲左將
軍給事黃門侍郎又以前賞念入徐之功未盡
增邑二百戶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
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
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
錢帛及東徐城民吕文欣殺刺史元大寶南引
賊衆屯栅曲術詔念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

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文欣當黨
重以賄之文欣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魁
帥同死者十二人詔書褒慰還拜鎮東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尋詔爲使持節兼尚書僕射東
南道三徐行臺至東郡值尒朱仲遠陷西兗向
滑臺詔與都督賀拔勝等拒仲遠軍敗還京普
泰中加征東將軍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兼度
支尚書河北五州和糴大使天平中除梁州刺
史時梁陽民鄭榮業等聚衆反圍逼州城悉不
能固守遂以城降榮業不從命於關西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漢侍中衡是其
十世祖熠自奉朝請爲垣[illegible]車騎府錄事參軍
入除步兵校尉永寧中[illegible]塔大興經營務廣靈
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熠敷陳指畫無所遺
闕太后善之久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爲
別將隨長孫雅西征轉平西將軍太中大夫爲
關西都督以功封長平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永安初除平西將軍岐州刺史假安西將軍尋

加撫軍將軍矜恤貧弱爲民所愛代還值元顥入洛仍令復州熠遂私還莊帝還宮出除鎮南將軍東荆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征蠻大都督轉荆州刺史值尒朱兆入洛不行普泰中衛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天平初遷鄴尊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朽木耗損有關經構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軍詔從之熠勤於其事尋轉營搆左都將與和初衛大將軍宮殿成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三年卒於州時年六十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兖州刺史謚曰懿壹子孝直武定末司空驃騎兵參軍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列傳第六十七

朱瑞 叱列延慶 賈顯度

斛斯椿 樊子鵠 賀拔勝

侯莫陳悅 侯淵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祖就字祖成卒於沛縣令父惠字僧生行太原太守卒永安中瑞貴達就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惠贈使持節冠軍將軍恒州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孝昌末

尒朱榮引為其府司馬曹參軍又為大行臺郎中甚為榮所親任建義初除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為腹心之寄錄前後勳封陽邑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未幾又除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黃門如故丁父憂去官詔起復任除青州大中正及元顥內逼瑞啓勸北幸乃從駕於河陽除侍中征南將軍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莊帝還洛加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又改封樂陵郡開國公仍侍中雖為尒朱榮所委而每處朝廷之間莊帝亦嘗眞謂侍臣曰為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啓乞三從之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為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移屬焉尋加車騎將軍尒朱榮死瑞與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

還帝大悅執其手曰杜稷忠臣當須如此尒朱
天光擁衆關右帝欲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
僕射爲西道大行臺慰勞焉既達長安會
尒朱北入洛復還京師
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
忿恨更甚普泰元年七月遂誅之時年四十
九太昌初贈使持節
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
子孟徹襲封齊受
瑞弟珍字多寶太尉上
珍弟騰字神龍建義初爲龍驤將軍大都督司
馬又封涇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累遷中軍
將軍光祿大夫與瑞同
子清武定末齊王開府中兵參軍
史
騰弟慶賓卒於光祿大夫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
祖末從駕至瓜步賜爵

高祖特進騎校尉延慶少便弓馬有膽力正光
末除直後隸大都督李崇北伐後隨尒朱榮入
洛仍從榮討葛榮於相州延慶世隆姊壻也榮
親遇之葛榮既擒除使持節撫軍將軍光祿大
夫天假鎮東將軍都督西部第一領民酋長封永
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永安二年以本將軍
除恒州刺史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
騎常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驃騎大將軍
開府餘如故尋除都督一恒雲燕朔四州諸軍事
大都督兼尚書左僕射北海郡開國
公邑五百戶時幽州刺史劉靈以莊帝幽崩
遂舉兵稱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靈助進屯於
定州之安固世隆自前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
侯淵於定州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
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萬
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
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
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

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吾計者政
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稍寬
潛軍徃襲可一徃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
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嚴戰於
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書左僕射爲恒雲慕朔
四州行臺又除使持節侍中都督恒雲慕朔定
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餘如故與尒朱兆等拒
義旗於韓陵戰敗延慶與尒朱仲遠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尒洛仍
從王於并州後赴洛出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延
慶既尒朱親昵又當禀於權侯出帝之西齊獻武
王入洛以罪誅之

延慶兄子平武定末儀同三司右衛將軍慶陶
縣開國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父敦肅宗時爲
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尒
朱榮榮以椿兼其都督府鎧曹參軍從榮征伐
有功表授厲威將軍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

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及肅
宗崩椿從榮入洛莊帝初封陽曲縣開國公食
邑千戶遷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司馬尋除尒朱
榮大將軍府司馬從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
及元顥入洛椿隨榮奉迎莊帝遂從攻顥顥敗
遷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深澤縣轉鎮東將
軍徐州刺史又轉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及尒
朱榮死椿甚憂懼時兼尚書僕射元天穆衔以汝南王悅為魏主
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聞大喜遂率所部棄州
歸悅悅授椿使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軍領
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開國公邑
万戶又為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尒朱兆入洛椿
復率所部背悅歸兆尒朱世隆之立前廢帝也
椿參其謀以定策功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京幾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陽郡開國公增
邑五百戶并前一千五百戶尋加開府時椿父
敦先在秀容忽有傳敦死問請減己階以贈
之自襄城將軍超贈車騎將軍恒州刺史尋知

其父猶在詔復椿官仍除其父為車騎將軍揚
州刺史世隆之厚椿也如此椿與尒朱度律仲
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陽平會尒朱兆與度律
等相疑遁還語在非傳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
義旗敗於韓陵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
執尒朱我等死無類矣途與顯智等夜於桑下
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尒朱部曲盡殺
之令長孫稚賈顯智等率百騎襲尒朱世隆
彥伯兄弟斬於閶闔門外梟首入洛懸世隆兄弟



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詔椿曰汝翻覆朱約為
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當不恨負天地乎
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凶逆律天光送於齊獻武
王出帝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初獻武王之入洛
頓於邙山尒朱仲遠悵下都督橋盛張子期自
滑臺而至獻武王書盛等答曰汝事仲遠擅共榮
利明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為逆汝為
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北貳之於臣節則不忠論
事人則無信大馬尚識恩養汝今犬馬之不如

遂斬之椿自以數為反覆見寧等之死意常不安遂密構間勸出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閤數百皆選天下輕剽者以充之又說帝數出遊幸號令部曲別為行陳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獻武王帝從之遂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詰旦戎服與椿臨閱焉獻武王以椿亂政欲誅之椿譖沿既行因此遂相疑動



今椿矛盾已著於邙山北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椿弟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獻武王令相州刺史竇泰擊破之椿懼已不免復啓出帝假說遊聲以劫憎帝信之遂入關椿亦西走長安椿狡猾多事好亂樂禍千時敗國朝野莫不讎疾之

元壽壽為部下所殺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

光末北鎮擾亂爲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
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既達秀
容爲尒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閤將軍左中部將
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隨尒朱榮破
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祿大夫都督討召艾縣
開國公邑一千戶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
顥入洛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內顯平以
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兗州刺



厚待之普泰初還朝授衞大將軍儀同三司尋
光祿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尒朱度律等北拒
義旗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衆先
據河橋誅尒朱氏出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
坐事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
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歿於關中
弟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昌中告毛謐等逆靈
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冗從僕射領直齋蕭衍

將夏侯蕤攻郢州以智爲龍驤將軍別將討之
至則蕤退智仍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
蕭衍智勒城人不欲叛者與顯達交戰相率歸
關後爲都督隸太宰上黨王天穆征邢杲臨陳
流矢中胷仍戰不已元顯入洛仍隨天穆渡河
朝莊帝於河内與尒朱兆同先渡河破顯軍以
勳除持節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義陽縣
開國伯邑五百戸假衛將軍與行臺樊子鵠討
邑三百戸尋行東中郎將加散騎常侍及尒朱
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尒朱榮之
死也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遂擁部下出清
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除右
光禄大夫武衛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戸通
前千四鎮徐州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
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
喻得全時趙脩巡起逆荆州蕭衍遣兵接援世
隆欲令智以功自効遣智討之除使持節散騎

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假驃騎大將軍
荊州大都督進爵為公將發會荊州刺史崇修巡
省不行又從尒朱度律北拒義旗合尒朱兆於
河內兆與度律自相疑阻退還除驃騎大將軍
後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兄顯度斛斯椿謀
誅尒朱氏椿顯度據守北中令智等入京擒世
隆兄弟出帝初除散騎常侍本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為民害出帝徵還
京師尋加授侍中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率衆
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為相州刺史竇泰
所破還洛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
死時年四十五
子羅侯襲爵
子羅侯祕書郎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荊州蠻酋被遷於代
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子鵠值北鎮擾亂南至
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顯乃
并州尒朱榮引為都督府倉曹參軍孝昌三年
冬榮使子鵠詣京師靈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

鵠應對稱旨大令后嘉之除直齋封南和縣開國
子邑三百戶令還赴榮榮以為行臺郎中行上
黨郡及榮向洛以為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
東正平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
子鵠攻尅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封
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又兼尚書行臺治有
威信山胡率服元顥入洛辭脩義及降屬陳雙
熊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
之又破脩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
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為行
臺督賈智等討吕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郡開國公增戶
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為都
督時尒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
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
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勸有粟
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
以此獲安及尒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

欲與同趣京師子鵠不從以毋在晉陽啓求移
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
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
左僕射二豫郢頴四州行臺予鵠到相州又勑
資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尒朱兆入洛乃渡河
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
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
藩起以子鵠爲都督徵發粮仗元曄以爲侍中
衛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曄向洛普泰初仍除

舊任及趙脩延叛於荆州詔子鵠通三鵠道而
還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洛無宅凶貧不
周賚絹四百疋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太昌初
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撫大都督杜德
等追討尒朱仲遠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
伏時蕭衍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
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退
還譙予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爲陳子鵠勒兵
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門城門

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
收鎧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
摧衂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蕭衍遣救乃
分兵擊衍荀州然宿州大澗蒙縣等五城並
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
說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
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
衍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班師出帝賚駕
匹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

[illegible]軍開府典選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亡奔
衍衍資其兵偷據膠州除子鵠使持節侍中青
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儁討之師達青州翔拔
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兗州刺史
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
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
[illegible]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
慄及出帝入關子鵠據城為逆南青州刺史大
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遣儀

同三司婁昭等率衆討之子鵠先使前膠州刺
史嚴思達鎮東平鄄昭攻陷之仍引兵圍子鵠
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靜帝欲招慰下之遣散
騎常侍陸琛兼黃門郎張景徵齎璽書勞子
鵠而大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平山人祖尒逗選充北防
家於武川以窺覘蠕蠕兼有戰功
顯祖賜爵龍
城男爲本鎮軍主
文陵改龍驤將軍正
光末沃野人
破洛汗拔陵聚衆反度拔時二子鄉中豪家勇

三百赴行宮於河梁榮命勝與尒朱兆先渡破
擒顥息冠受及顥大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宮以
功增邑六百戶復加遠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
尒紫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改封真定縣開國公
尋除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尒朱榮之死也勝與
田怙等奔走榮第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怙
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
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尒但得出城更
爲他計怙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遂不從莊帝甚
嘉之仲遠逼東都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
爲東征都督率衆會鄭先護以討之爲先護所
置之營外爲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勝
與交戰不利乃降之
車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尒朱仲
遠度律北拒義旗相與奔退事在尒朱兆傳後
俱敗於韓陵勝自降齊獻武王大昌初拜領軍
將軍餘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納斛斯椿等
讒間之說將謀齊獻武王以勝弟岳擁衆關西

仍欲廣爲勢援除勝使持節侍中都督三荆二
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荆州刺史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迄成剋
之擒其戍主尹道玩副庫戴又使人誘動蠻
王問道期道期率種起義衍雍州刺史蕭續遣
軍擊道期爲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
均口擒衍將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鄖陽
城並平之續遣驃騎將軍柳仲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
不剋乃班師沔北盪爲丘墟矣衍書勑續云智





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懼如
此進爵琅邪郡公出帝末詔勝統衆北赴京師
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
安行至析陽聞齊獻武王平潼關擒毛鴻賓勝
懼復走荆州城人閉門不納時獻武王已遣行
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討之勝戰敗爲流矢所
中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衍明年從間道投
寶炬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終無所
成致殞於賊中

勝兄可泥永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勝弟岳字阿斗泥初爲太學生長以弓馬爲事與父兄赴援懷朝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二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衆大駭後歸恒州廣陽王淵以爲帳內軍主表爲彊弩將軍州隅投介朱榮榮以爲別將進爲都督永安初除安北將軍光祿大夫武衛將軍賜爵樊城鄉男坐事失官爵二年詔並復之尋除使持節假衛將軍西道都督隸介朱天光爲左廂大都督討万俟醜奴天光先知岳喜得間行每事論訪尋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餘如故岳留長安榮遣岳續至時万俟醜奴遣其六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尅還向歧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薩果率步騎二万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彊盛往復數返菩薩乃自騎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

與普薩言鄉是何人與我對語罷省事恃水應苔
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此各
環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十以爲
一所隨地形便駱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
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驛騎
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
里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
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
十餘里依橫岡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
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
擊之賊便退走岳躡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
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
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万餘收其輜重其有土
民普貴勞遣醜奴蕭寶夤慶
侯伏侯元進降侯機長貴擒醜奴蕭寶夤慶
雲万俟道洛走宿勤明達事在尒朱天光傳天
光雖爲元帥而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增邑
二千户進封樊城縣開國伯尋詔岳都督涇北

涵二夏四州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
公改封清水郡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元
曄立除驃騎大將軍增邑五百戶餘如故普泰
初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
刺史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仍開府俄兼尚
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
未民不順岳勛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二年加岳
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開
西行臺餘如故及介朱天光率衆赴洛將訖齊

扇武王岳與侯莫陳悅下隴赴雍以應義旗永
熙初仍開府兼僕射大行臺雍州刺史增邑千
戶二年詔岳都督雍華北華東雍二岐涵四梁
二益巴二夏蔚寧南益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
督自請北境安置邊防率部趣涇州平涼西
界布營數十里使請軍士田殖徑州身將壯勇
託以牧馬於原州北招万俟受洛干等并遠近
州鎮聚結者靈州刺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岳
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爲州被民不促擊破季

海部下獨聽季海闕三年正月岳召侯莫陳悅
會於高平將討之令悅前驅北趣靈州聞渭波
隘中河水未解將住趣之岳既揔大衆據制關
右憑彊憍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
令悅圖之悅素服威略既承密旨便潛為計時
岳遣悅先行悅乃通夜東進達明晦日岳行軍
前與悅相見悅誘岳入營坐論兵事悅詐云腹
痛起卽徐行悅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後岳部
下收岳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二月贈大將軍
太保錄尚書事都督刺史開國並如故
侯莫陳悅代郡人也父婆羅門為馳騎射會北
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弓馬以武力事賀拔岳
仝朱榮榮引為都督府長流參軍稍遷大都督
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栢人縣
開國侯邑五百戶仝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
為天光右廂大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剋獲皆與
天光賀拔岳略同勞效以本將軍除鄯州刺史
餘如故仝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曄立除

鼓騎大將軍渭州刺史進爵為公改封白水郡
增邑五百戶及天光向洛使悅行華州事普泰
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
東出將抗義旗悅與岳下隴以應爾朱兆至
雍州會尒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都督隴右諸
軍事仍秦州刺史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共討
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奉散悅遣人安慰云
我別稟意旨止在一人諸君勿怖衆皆畏服無
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永洛



城岳之所部聚於平
史宇文黑獺黑獺至
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
南據山水之險設陳候戰黑獺至遥望見悅欲
待明日決鬬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
景和遣人詣黑獺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
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同有教欲還秦州守以拒
賊令軍人嚴備景和復給悅帳下云儀同欲還
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為實以次相驚人情

惶惑不可復止皆散走而趣秦州景和先驅至
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倩畏傍人不聽
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
棄軍逆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
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之後恐有人所見
乃於中山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向靈州中
路追騎將及望見之遂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
見擒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
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恍惚不復
如常恒言我僅睡即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
隨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俠淵神武尖山人也機敏言有膽略肅宗末年六
鎮飢亂淵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
周歸尒朱榮路中遇寇身被苦禍榮賜其衣帽
厚待之以淵爲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
功孝莊即位除領左右封厭次縣開國子邑四
百戶後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榮啓淵
爲驃騎將軍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

有衆數万屯據薊城尒朱榮令淵與賀拔勝討之會元顥入洛榮徵勝南赴大軍留淵獨鎮中山及莊帝還宮榮令淵進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揔大衆未必能用今擊此賊故當不足定也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万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衆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還之也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險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遁走追擒之以勳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戶尋詔淵以本將軍爲平州刺史大都督仍鎮范陽及尒朱榮之死也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淵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

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淵所敗會元曄立淵欲歸
擊破之曄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
刺史左軍大都督總漁陽郡開國公邑一千戶前
廢帝立仍加開府餘如故幽州刺史劉靈助舉
義兵屯於安國城淵與元延慶等破擒之後
隨爾朱兆拒義旗於廣阿兆既敗走淵降齊
獻武王後從王破爾朱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
史餘如故出帝末淵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
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間
使通誠於獻武王及出帝入關復懷顧望安陽
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次於城西淵擁部據城不
時迎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
不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為暹所虜行達廣里
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獻武王又遣淵書
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唯利
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之人豈不
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淵乃復還暹始歸其

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淵進襲
高陽郡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
掠於外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南青州刺
史茹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人餽粮者首尾
相繼淵親率騎夜趣青州詐餽粮人曰臺軍已
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今已走還城汝何
為復去也人信其言奔走比曉復謂行人
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阳阿我是前鋒今始到此願
知侯公竟在何處城人兇懼遂執貴平出降淵

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京師欲明
不同於斛斯椿也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為青
州刺史淵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劫
光州庫兵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曹璐
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
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淵率騎奔蕭衍
途中亡散行達南青州南境為賣漿者斬之傳
首京師家口配没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黨舊

違順常刑所及斛斯椿姦佞爲心讒忒自口取
譬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之賈智侯
淵反覆取斃破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鴞迷
機寡算竟以殲殄負力無謀制以一劒悅果
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滅自取之也

列傳第六十八　魏書八十



# 綦儁　劉仁之　宇文忠之　山偉

綦儁字標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辰并
州刺史儁莊帝時仕累遷爲滄州刺史甚爲吏
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介朱世隆等誅齊獻武
王赴洛止於邙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
之曰介朱暴虐矯弄天常孤起義信都罪人斯
剪今將軍異戴親賢以昌魏曆誰主社稷允愜天

人申令頻煩莫有應者儁乃避席曰人主之體必須度量深遠明詰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以人謀察之雖為不朱扶載當今之聖主也獻武王欣然嘆之時黃門侍郎崔悛作色而前謂儁曰廣陵王為主不能紹宣魏網布德天下為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其聖應待大王

時高乾邕魏蘭根等固執悛言遂立出帝及出帝失德齊獻武王深恩儁曰當以為恨盡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勳貴

排儁騎列倒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斛斯椿之搆間也出帝令儁奉詔晉陽齊獻武王集文武與儁申釋儁辭屈而退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氈敝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為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音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文貞

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強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顯祖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稚之營陵令偉隨父之縣遂師事縣人王惠涉猟文史稚之位金明太守肅宗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



從叔爲羽林倏主掇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通頓軍元又欲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盈餘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勳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偉遂奏記贊又德美又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因是稱薦之又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

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為諫議大夫尒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莊帝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裴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奐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郎前廢帝立除安東將軍祕書監仍著作初尒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



書高法顯密理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為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竊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

么國史自鄧淵崔瑾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綦儁及偉等詆說上黨王天穆及尒朱世隆以為國書正應代人脩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儁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

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
蔑然万不記一後人執人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
之由也外示沉厚内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
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徒代
為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
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
有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
士友歎愍之
長子郎襲爵

劉仁之字山靜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徙于洛
父尒頭在外戚傳仁之少有操尚粗涉書史真
草書迹頗疏工便御史中尉元昭引為御史前
廢帝時兼黃門侍郎深為尒朱世隆所信用出
帝初為著作郎兼中書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嘗
執筆出除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
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
史謚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内懷矯詐其對賓客
破牀敝席麤飯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善候

當途能爲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之中或過一姦
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示己高明矜物無知
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性又酷虐
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
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獻武王
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韻
微訛亦見詰楚吏民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大
流與齊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
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
世據東部後入居代都祖阿生安南將軍巴西
公父侃辛於治書侍御史忠之猥涉文史頗有
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
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黑孛
後勑脩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
猷使蕭衍武定初爲安南將軍尚書右丞仍脩
國史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
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魏選者皆射策忠之

人試焉既獲丕職大為忻滿志氣囂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發病卒

子君山

史臣曰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喪開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魏書八十一



列傳第七十

李琰之

常景

李琰之字景珍小字默豪蜀隴西狄道人司空韶之族弟早有盛名時人號曰神童從父司空沖雅所歎異每曰興吾宗者其此兒乎恒資給所須愛同己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曾遊河內北山便欲有隱遁意會彭城王勰辟為行臺參軍苦相敦引尋為侍中李虎啓兼著作郎脩撰國史

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郎
司農少卿黃門郎修國史遷國子祭酒轉祕書
監兼七兵尚書遷太常卿孝莊初太尉元天穆
北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中尉爲北道軍司還
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爲衛將軍荆州刺史
頃之兼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尋加散
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
世將種自云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後大好射
獵以示威武尒朱兆入洛南陽太守趙脩延以
琰之莊帝外戚誣琰之規奔蕭衍襄州城遂被
囚執脩延仍自行州事城内人斬脩延還推琰
之鄧州任出帝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
祿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薨贈侍中驃騎大
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文簡琰之少機警
善談經史百家無所不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
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
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
當時物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

笑而不許每休閑之際恬閉門讀書不交人事
嘗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
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
爲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彊前後再
居史職無所編緝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
疑滯恒就琰之辨析自以爲不及也
二子綱惠並從出帝入關
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爲
平原太守太祖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
丞卒贈并州刺史祖嶷字元達以徒征平原功
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
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卒於安遠將軍鉅鹿
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好
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
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
火讀書以衣被蔽窗恐漏光明爲家人所
覺由是聲譽甚盛後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
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

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
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
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一座
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
不遺一字講罷孝怡異之向博士說舉學盡驚
後高祖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
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
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
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

法曹行參軍高祖顧謂勰曰華陽頤以王元長爲
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勑令掌
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
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
書三公郎尚書令王肅嘗於省中詠悲平城詩
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
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
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爲誦悲彭城詩
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慙

色瑩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晝
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虞
積石梁亭血流睢水重瞳甚嗟賞之飄亦大悅
退謂瑩曰即定是神只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
子所屈爲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
後侍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部
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爲長史坐藏沒軍資除
名未幾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
古玉印勑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

之宝瑩云此是子閼國玉晉太康中所獻乃以
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
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
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爲殿中尚書莊帝
還宮坐爲顥作詔罪狀尒朱榮免官後除祕書
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曆賜爵容城縣子坐事
繫於廷尉前廢帝還宮駙軍初莊帝未尒朱
兆入洛軍人焚燒樂器者鍾石磬弦略無存者勑
瑩與録尚書事長孫稚侍中元晏典造金石雅

樂三載乃就事在樂志遷車騎大將軍及出帝
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加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
鄴齊獻武王因召瑩議之以功遷儀同三司進
爵為伯薨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瑩
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
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甚恶識世人好偷竊
他文以為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定天才但不
能均調五石兼有製裁之體減於表常言性爽
快有節氣士有二第厄以命歸之恨存極時亦
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
子斌字孝徵襲
常皇宗字永昌河內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
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
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為律博士高祖親得其
名既而用之後為門下録事太常博士正始初
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勅景
參議世宗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左僕射
肇私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

徐紇又作誌銘並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以景所造爲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刋石戞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戞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付學官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關爲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

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可爲正君明矣且女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又等以公主爲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乖謬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毋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菜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義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畫無成文即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群性鬻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絕俗白鵠信驚群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鷄命徒獻金馬文其讚嚴君平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

味道綜微言端蓄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
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讚揚子雲曰
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絶後彦覃思邈
前脩世輕又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
置酒獨閑遊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
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
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録事皆
如故其年受勅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
萇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
景階次不及除録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
令甚有惠政民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
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
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召景赴京還脩儀
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
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勅撰太和之後
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
世陰登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
據平公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

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肅宗以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勑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緑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爲美是年九月孀嬬主阿那瓌歸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開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禄大夫高聰徙於北京

中書監高允爲之婿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毋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亹亹味良久乃云高光禄平日無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勑景參脩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

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
不及乃令景出塞經夸山臨瀚海宣勅勒衆而
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
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兼給事黃門侍
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
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
叛入蕭衍衍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
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
衆軍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
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
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寅都督崔延
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並
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授
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爲
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
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
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差兵
不盡彊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

權發爲兵肅宗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勅
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嶮以杜
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出中嶮路之處悉令捍塞
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
兵以守白嶺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
石離冗城斛臨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
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
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
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折節
事李珍爲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
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等四州行臺賊既
南出鈔掠薊城景命統軍梁倖禮率兵士邀
擊破之獲賊將虜突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
瑤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禦
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
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眞
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
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盧國

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統眞洛周率衆南趨
范陽景與延年及燕後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
於州西虎眼泉擒斬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
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
洛周尋爲燕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
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
固辭不就一年除中軍將軍左黃門先是參議
正光末子歷芸臺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
北巡景與尚書令臨淮王彧延明在禁中召



諸親賓安慰京師顯入洛景仍居本位莊帝
還宮解青州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
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勳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
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
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
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敦勤求訪或復質
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刁整每謂
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
自濟也吾恐塾孛太常方餒於柏谷耳遂與衛將

軍羊深矜其所之乃率刀雙司馬彥邕李詣
畢祖彥畢光義賜緋銀等各出錢千文而為買馬並為
天平初遷鄜坊丹延三州都防禦使馬從駕是時詔下三日戶四
十万狼狽就道州縣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
從者盡乘驢齊獻武王以景清貧特給車牛
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
軍武定六年以老疾給官詔曰几杖為禮安車
致養敬齒尊賢昔共來尚矣景恭藝業該通文
史淵洽歷事三帝弥著忠貞共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
吝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
門性和厚恭慎無違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
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為象讚而述
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
敢不蹐有朝隱大夫監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
夫道喪則世傾利重則身輕是故棄和體遜

弐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
文聊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
峻川淳誰其載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陁不墮
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凡庸人咸敬忌嗟
乎唯地厚矣尚亦競競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搏
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乎微好爵
是冒聲奢是基身陁於禄利言溺於是非或
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愈
迫正立而邪愈欹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
而正不凋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
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
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改之無及故疢寘
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
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之度邈於無階之天
孰登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餙厚而躬不競爵隆而
心不係守善於己成懽從於未敗雖盈而戒沖
通而慮滯以知命爲設齡以樂天爲人惠以戒智
而從時以懷愚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

書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
嘗貫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小無毀
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
天壤相敝置競無侵優遊獨逝夫如是故綺
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頤其形柳下三
黜不慍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而惑者見居
高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脩
已欲專道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喜矜道
之所宜慮危然後安可固異假道之所全是以
君子臨蒞時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
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
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繫
則實儉周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
驕侈自親情與道絕事與勢隣方欲反思以持
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欲誘其情禍難嬰其身
利欲交則幽明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陳
若然者雖廢爵帝扃焉得而寧之雖結珮
皇庭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

已形成功未立而脩正之術已生福禄交蹇於
人事也難頻棄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
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
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
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
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
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
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史臣曰琰之好學博聞攀為邦彦祖營藝用實曰時良常景必文義見宗著美當
代覽其遺墓可稱尚哉



魏收書曰列傳七十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上

賀訥　劉羅辰
姚黃眉　杜超
賀迷　閻叱田
馮熙　李峻
李惠

夫右賢左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治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華氏爲佐周成大業未聞姒姓爲輔及於漢世外戚尤重竇叔身傾族相繼於兩

京乃至移其鼎鼐圖籍亂其邦國魏文深以爲誡明
帝尚封頓駿晉之楊駿寄至夷宗居上不以至
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蘭犢引大車弱質
任厚棟所謂愛之所以害之矣太祖初賀訥有
部衆之業冀成皇基其餘或以勞勳或緣恩澤
咸序其迹舉外親之盛衰云爾

賀訥代人太祖之元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
爲君長四方附國者數十部祖統始有勳於國
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

諸部乖亂獻明后與太祖及衛秦二王依訥會
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於是太祖還居獨孤
部訥悉攝東部爲大人遷居大寧行其恩信衆
多歸之阼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
之謀逆太祖聞之輕騎歸訥見太祖驚喜
拜曰官家復國之後當念老臣太祖笑荅曰誠
如舅言要不忘也訥中弟深干麤暴忌太祖常
圖爲逆每爲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深干不得
肆其禍心於是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太祖

爲主深干曰在我國中何得爾也訥曰帝大國之世孫興復先業於我國中之福常想持奬立繼統勳汝尚異議豈是臣節遂與諸人勸進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及太祖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逐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衛辰遣子直力鞮征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騎千方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爲歸善王深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深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深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太祖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太祖平中原羣力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還漠從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太祖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太祖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太祖遣使責之盧遂忿恨異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太祖勑儀去鄴盧亦引歸太祖以盧爲廣川太守盧性雄豪恥居

冀州刺史王輔下龔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為并
州刺史廣寧王廣固敗盧亦沒
訥從父弟悅初太祖之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
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為太祖祈禱天神請成
大業出於誠至太祖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
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卒
子泥襲爵後降為肥如侯太祖崩京師草草泥
出舉烽於安陽城招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太宗
即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
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
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世祖征赫連昌
以功進爵為琅邪公軍國大議每參預焉又征
蠕蠕為別道將坐遂賊不進詐增虜當斬贖為
庶人之拜光祿勳為外都大官復本爵卒於
官
子醜建襲
劉羅辰代人官穆皇后之兄也父眷為北部大
人帥部落歸國羅辰有智謀眷見從兄顯忍

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為意後庫仁子顯殺眷而代立又謀逆及太祖即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寶寶

泰常中爲相州別駕奉使京師時送禁不得與后通問始元中世祖思念舅氏以超爲陽平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數幸其第賞賜巨万神靡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陽平景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爲帳下所害世祖臨其喪慟者久之謚曰威于

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爲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

道生弟鳳皇襲超爵加侍中特進世祖追思超不已欲以鳳皇爲定州刺史鳳皇不願違離闕庭乃止

鳳皇弟道儁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超既喪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爲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謚曰宣王

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胤寶司隸校尉元寶

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將
欲以表聞高宗未知遺薨怪其遲召之元寶見其寵
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
不從遂冒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
唯元寶子世衡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超爵徙中
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刻吏汲宗等以道
儁遺愛在人前從坐受誅黎獻士攘求得收葬
書奏詔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
公謚曰昭

世衡龍袞遺公爵
賀迷代人從兄女世祖敬哀皇后皇后生恭宗
初后少孤無父兄近親唯迷以從父故蒙賜爵
長鄉子卒贈光祿大夫晉原公

閭毗 代人本蠕蠕人世祖時自其國來降毗即
恭皇后之兄也皇后生高宗高宗太安二年以
毗為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為寧北將軍
賜爵零陵公其年並加侍中進爵為王毗征東
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

弟賜爵爲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
時受拜所以隆崇皇氏當世榮之和平二年追
謚后祖父延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妣贈此
妻河東王妃
子惠襲紇薨贈司空
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爲定戶
籍大使甚有時譽景明六年例降爵後爲七兵尚
書卒
紇弟深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先
是高宗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既即位尊爲
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兄英字
世華自肥如令超爲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
爵遼西公弟喜鎮東大將軍祠曹當晝帶方公
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睹爲平州刺史遼東公
追贈英祖父苻堅扶風太守亥爲鎮西將軍遼
西蘭公渤海太守澄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
遼西獻武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盧慶
世持節改葬獻武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百

家太安初英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爲
王喜左光禄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爲安東將
軍朝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
負金部尚書喜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
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伏寶秦等州刺史五年詔
以太后母宋氏爲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爲
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賭奉宋甚至就
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賭負宋於笈至是
宋於英等薄不加賭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賭
而黜英太后曰英爲長兄門戶主也家內小小
不順何足追計賭雖盡力故是他姓柰何在英
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爲平州刺史
訢爲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黷貨徙燉
煌諸常自興公及　疑
至是皆以親疏受爵賜田
宅時爲隆盛後伯夫爲洛州刺史以贓汙欺妄
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爵謚遼西平
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
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

之後負與伯夫子禽可共爲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高祖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尚書以下宿衛以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高祖文明太后以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没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卒

馮熙字晉昌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文通譙在海東傅世祖平遼海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氐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劉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熙姑先入掖庭

爲世祖左昭儀妹爲高宗文成帝后即文明太
后也使人外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
軍賜爵肥如侯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
都尉出爲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顯祖即位爲
太傅錄拜内都大官高祖即位文明太后臨朝
王公貴人咸進者衆高祖乃承旨皇太后以熙
爲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毗以頻履師傅
又中宮之寵爲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
文明太后亦以爲然於是除車騎大將軍開府

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
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
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熙爲政不能仁厚而
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
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
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在諸州營塔
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
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其北部
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之詞高祖頻登北部

寺親讀碑文稱爲佳作熙爲州因事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後求入朝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高祖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高祖納其女爲后曰白虎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李著於春秋無臣證於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與敦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穀臣從禮又勒集書造儀付外高祖前後納熙三女二爲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万高祖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言如舊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醫問道路相望車駕亦數臨幸焉將遷洛高祖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欷流涕密勑宕昌公王遇曰太師万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

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爲制緦服詔
有司豫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
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備又勑代給綵帛
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
惔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
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
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
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彊恢遠曰武奉謚
於公柩至洛七里瀾高祖服衰往迎叩靈悲慟
而拜焉葬日送臨墓



惔

誕字思玄惔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歲
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
經史故兄弟並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
而已誕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
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
南平王惔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
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姓王誕爲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高祖亦於庭遥受其拜既訖還室脩降爲侯誕與脩雖並長宮禁而性趣乖別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高祖嚴責之至於楚棰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高祖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高祖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黜爲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亦離婚請免官高祖引管蔡事皆不許高祖寵誕每與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而坐臥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爲司徒高祖既深愛誕除官日親爲制三讓表并啓將拜又爲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高祖謂其無師傅獎導風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高祖日省問醫藥備加時高祖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

已慨然彊坐視高祖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
來呼臣高祖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
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高祖哀不自勝時崔
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高祖
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撫屍哀
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絕從者亦迭舉音明
告蕭鸞鍾離戍主黃開惠休惠休遣其太守奉
慰詔求棺於城中及斂迭舉高祖以所服衣幀亮
遂親自臨視撤樂去膳宣勑六軍止臨江之駕



高祖親北度慟哭極哀詔侍臣一人兼大鴻
送柩至京禮物縟儀徐州備造陵兆葬事下
洛候設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
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黃鉞
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
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
故事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善行仁德曰元柔
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
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迹宜契具瞻既自

少綱繆知之惟朕寀行定名謚曰元懿帝又親
爲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厚
車駕還京詔曰馮大司馬已就墳塋永潛幽室
宿草之哭何能忘之遂親臨誕墓停車而哭使
彭城王勰詔羣官脫朱衣服單衣介憤陪哭司
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貞厚有
禮度產二男長子穆

穆字孝和襲濮爵避皇子愉封改扶風郡公尚
高祖女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通直
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與不和輔與言贈相州刺
史襃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
滿堂忻笑自若爲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
位金紫光禄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
子冏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
扶風郡公

子峭字子漢齊受禪例降
穆弟顯龍袭父誕長樂郡公
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產兄也位黃門郎信都

伯後坐妹廢免爲長樂百姓世宗時卒於河南尹

聿同産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寵侔二兄高祖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爲侯幽后立乃復敘用后死亦冗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呪我死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

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世祖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世祖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討助之故寵遇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與氏以是而出是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在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侍中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為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惠長六

王韓預女生二女長即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

惠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鬬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曰此乃上智所測非下愚所知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留心羣下伏其聰察人有負鹽負新者同釋重檐息於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謂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以為戲言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

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新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民莫敢欺犯後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憲素爲文明太后所忌誣憲將南叛誅之憲二弟初樂與憲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憲本無譽望故天下寃惜焉

憲從弟鳳爲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間邢璿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爲謀主伏誅惟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高祖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憲諸從以再降辭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柏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內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

既無殊能今且可還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爲
伯並去軍號高祖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
家了無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
言于禁中及世宗寵隆外家並居顯位乃惟高
祖舅氏存已不霑恩澤景明末特詔興祖爲中
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崇恵爲使持節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
言案謚法武而不遂曰壯謚曰壯公興祖自中
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睎爲後襲先
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爲博陵郡公侃睎
爲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賞食典御帝之圖
允榮榮侃睎與魯安等持刀於禁內殺榮及莊
帝蒙塵侃睎奔蕭衍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上

魏收書外戚傳上